

任访秋文集

未刊著作三种 下

河南大学出版社

编委会

主 任 关爱和 刘增杰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小泉 白春超

关爱和 任 光

刘增杰 刘进才

刘 涛 刘小敏

朱秀梅 张云鹏

张先飞 李国平

李 敏 沈红芳

杨萌芽 杨站军

孟庆澍 侯运华

胡全章 郝魁峰

高恒文 袁喜生

解志熙 靳宇峰

总校阅 任 光

中国文学史讲义

第一编 上古至夏商的文学^①

第一章 绪论^②

第一节 什么是文学史

我们在未讲文学史本题之前,首先应当解决的,就是什么是文学史的问题。^③假如我们能够认清文学史是什么,同时关于它所负的任务也就很容易地可以了解,如此才可以再进一步的讨论到我们对中国文学研究时所应采取的方法,及我们所应持的态度。

什么是文学史?我们要想给整个问题一个圆满的解答,首先要看什么是文学,其次再看什么是史。

“文学”是什么一个问题,过去的中外学者不晓得给它下过多少定义,但大抵不是偏于太宽泛,就是偏于太狭隘,现在我无须来繁征博引的把那许多的不适当的定义拉出,以占本文的篇幅,只就一般人所公认的文学所必须的几个要件提示出来,作为文学的解释:

① 此编标题为校订者酌增。

② 此章标题为校订者酌增。

③ 此处原书作逗号,校订者酌改为句号。以下标点符号及引文断句的改订,除特殊情况外,不再出校说明。

文学应当是表现作者的感情、思想同想象的东西,它必须具有艺术的形式,而能给予读者一深的感动与美的满足。

说到这一点,那么就有问题产生出来啦!像中国文学中如诗、词、戏曲、小说,其为文学自不待言,但一部分散文是不是可以称为文学呢?这当然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即如先秦诸子的散文,六朝的骈文,唐宋以来的古文,明中叶以来的小品文,其中有的自然是内容同形式都合乎文学的条件,即有不尽是表现感情的,但它具有作者的卓越的思想,同时又益以优美的形式;我们遽而把它摒出文学的园地以外,似乎是有点不大合理,其余那些无内容又极拙劣的,自然应当一律地舍弃而无所顾惜。

其次该谈到史的问题,它也同文学一样,定义也是笔难尽书。大致说起来:

史乃是记载人类活动的东西,它应具的条件是:一、必须信实正确。二、说明一切事物演变的因果关系。三、能给与读者一最大的启示,使他们有所取法,有所警戒。

在一切的历史中,有文化史这一种,而文学史乃是文化史中之一部。既然是如是,那么:

文学史乃是记载文学演变的东西,它应具的条件应该是:一、说明文学的变迁及其盛衰的情况。二、研究文学变迁与盛衰的所以然。三、考证作品的真伪与产生的时代及作者身世与所处的环境。四、评出文学的价值。

第二节 怎样来研究文学史

本节所要讨论的问题是:一、文学史的种类。二、研究的方法。三、研究时应有的精神及态度。今依次分述于后。

文学史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要来研究它,决不是笼统漫无边际所易为功的,所以过去的人常常把它分开来研究。这种分类的办法,比较的容易详尽,容易正确,容易得到较好的结果。现在把过去人所已作到的工作,分类如次:

一、专家的研究——把一个作家作为研究的对象,要点不外:(一)考证他的身世,(二)考证他的作品的真伪与产生的时期,(三)说明他的作品的渊源与流派以及同当时所处的环境的关系,(四)作品价值的估定。例如《屈原》(陆侃如)、《宋玉》(陆侃如)、《陶渊明》(梁任公)、《李长吉评传》(王礼锡)、《李清照评传》(胡云翼)、《袁枚评传》(杨鸿烈)、《黄仲则评传》(章依萍)等,都属此类。

二、流派的研究——这一类应注意的,是在某一派中所有的作家的相同点与相异点之辨析,至于作家身世等问题,当与前者采取同样的考索方法。不过就现在已出版的东西来看,关于①这类的研究极少,仅有姜书阁之《桐城文派评述》一书,是简而寡要。其实在文学史上如建安七子、竟陵八友、唐初四杰、西昆诗派、江西诗派、公安派、竟陵派、桐城派……等,都值得去研究的。

三、专体的研究——这是就中国文学中的体裁分类,而专着一种去研究的,注意点是纵的方面说明某一体的渊源流变,横的方面说明这一体的作家身世、作品与环境,等等。过去关于此类的著作,颇有几部杰出的,如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鲁迅的《小说史略》②,刘毓盘的《词史》,陆侃如、冯沅君所合著的《诗史》③,都是精心结撰,绝非抄袭敷衍、率而操觚者所可比。

四、断代史的研究——这是专就某一代而加以④研究,在横的方面较专体为宽,而在纵的方面较专体为短。属于此类的作品,如游国恩的《先秦文学》,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吕思勉的《宋代文学》,宋佩韦的《明代文学》等,惜多匆匆成篇,无甚精彩。

五、通史的研究——这是最繁重的一桩工作,以中国文学历史之悠久,文体之碎杂,作家之林立,能够把它一一容纳在一部书中,就

① “关于”原书作“对于”,校订者酌改。

② 按,全名当作《中国小说史略》。

③ 按,全名今作《中国诗史》。下同不另出校。

④ “加以”原书作“加一”,校订者酌改。。

光正确已是极不容易,更不要说能够有什么特见卓识了。因为这个缘故,就近年来所出版的中国文学通史来看,几乎连一部令人满意的作品都没有,不过有的虽然见解稍偏,但毕竟还有独到之处,可资参考,至于那些专事抄袭、不加检择的,多半荒谬芜杂,简直是不值得一读。现在^①还是把比较可看的选择出几部来:(一)胡适之先生的《白话文学史》,(二)胡小石的《中国文学史》,(三)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四)曾毅的《订正中国文学史》,(五)郑宾于的《中国文学流变史》^②,(六)刘大白的《中国文学史》。近十几年来,中国文学通史之问世者,不下数十种之多,而值得一读的仅此寥寥六部,由此也就可以晓得这种大的工作是如何不容易作了。

关于文学史的种类,既如上述,那么我们现在也来做这种卖力不讨好的工作,不是太不聪明了么?其实不然,我们现在来从事于这样繁难的工作,只要能用科学的方法,小心审慎地去研讨,虽不能说能发前人所未发,至少“可以无大过矣”。所谓科学的方法,不外是^③客观的,以证据为依归。我们研究作家的身世,有可信的史料我们来引用,否则宁可阙疑,绝不以讹传讹;对作品的真伪,应依辨伪的通则,去考证它的产生时代;其次是注意文体演变的说明,与时代的背景的解释,对作家决不存崇拜英雄的心理,去夸大地推尊,应着实地解释其作品所以产生的必然性。以上只不过是荦荦大者,至于琐屑细微之处,不必一一赘述了。

未了说到我们研究时应具的精神及应持的态度等问题了。大概过去研究文学的总免不了门户之见,常常是入主出奴,尊骈俪的必菲薄古文,尊唐诗的必菲薄宋诗,至于尊唐宋古文同尊宋诗的其誉议骈俪同唐诗,自不必说了。我们要极力避免这种习气,要具有独特的精

① “现在”原书作“到现在”,校订者酌改。

② 原书漏排了“文学”二字,校订者酌补。

③ “不外是”原书误排作“不是外”,校订者酌改。

神,不依附古人,同时又必须持一种客观的态度,能实事求是,既不阿附此,更无须攻击彼,能够这样,才可以达到我们所希望的“真”与“信”的目的。

第三节 怎样来划分时期

讲文学史为便利起见,事实上必须分期,不过分期按说是很困难的,而且有点不合理,不过也不能因此而不分期。就一般研究文学通史的,其分期的方法大体有两种:

一、朝代划分法——以政治的朝代起已为标准,于是有所谓三代文学,春秋战国文学,两汉文学等。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曾毅的《中国文学史》,刘大白的《中国文学史》都是如此划分的。

二、文体划分法——以文体的产生与兴衰为标准,于是有《诗经》时代,《楚辞》时代,乐府时代等。陆侃如、冯沅君合著的《诗史》是这样划分的。

以上两种方法,要比较起来,各有优劣。时代划分法固然说有点呆板,因为文体的演进,自有它的路径,决不因着时代的更替而为之变化。但过去政治时常会影响到文学的盛衰,即如两汉的赋,建安同齐梁时候的诗文,都因为帝王的奖励,才显出特别的发达。其次,如唐诗、宋词、元曲,谈文学者每冠一朝代,以说明此三种文体惟盛于此三个时代。但为什么诗盛于唐而不盛于六朝?词盛于宋而不盛于唐?曲盛于元而不盛于宋?这固然一部分的原因,是由于文体自身演进的关系,但时代背景也不能一笔抹杀的。至于说到文体的分期法,这对诗歌史自然可以这样作,但对文学通史,就比较困难了。因为通史它^①所包含的范围较广,要还用这种方法,就有几分走不通了。即以汉代而论,按诗歌说是乐府最盛的时期,但是过去人一向称

^① 此处“它”原书作“他”。按,在民国时期,“他”、“它”往往混用,并无严格区分。

道汉代的赋为赋的全盛时期,那么现在完全^①以乐府来代表这一时期呢,抑用赋来代表这一时期呢?因为各种文体它们^②起伏兴衰,往往是错综的,要勉强的来以文体划分,常不免陷于拘泥牵强的路上。

所以我们鉴于以上两类划分法之各种利弊,那么现在最好是兼而用之,不要太拘泥于一方面。即如郑西谛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他是不大拘执的,有时以文体,有时以时代,这样圆融得多了。本编即用此法,我想或者能得到两者之利,而无二者之弊。

三、本书的分期^③——根据以上的见地,我对于本书的分期,暂定如次:

第一期——上古至夏商。约自公元前 2700 年、民元前 4611 年起,至公元前 1122 年、民元前 3033^④ 年止,约占 1500 年。在这一段的历史中,只有商代因为甲骨文的发现,过去传说的史迹,已证明大部分是可信的了。至于夏以及再早的唐虞,还应在传疑之列。说到文学,只有商代的卜辞,还可以看到散文最初产生时的雏形。至于韵文,虽有所谓^⑤《股肱歌》、《南风歌》……都是后人的伪作,极不可信。所以说到这个时代,实在贫窳得很,不过我们既然讲文学史,自不应把它忽略过去。

第二期——周至秦。自公元前 1121 年、民元前 3032 年起,至公元前 207 年、民元前 2118 年止,占 940 年。这时期的文学已经达到了成熟的境地,在种族方面,有周、楚、秦三个民族,他们所占的地域既不同,自然风俗习惯也不一样,而产生的文学作品在风格上也就有着极大的差异。其次,在时代上有春秋战国剧烈的政治变化,

① 此处“完全”原书作“完”,显然遗漏了“全”字,校订者酌改。

② “它们”原书作“他们”,校订者酌改。

③ “三、本书的分期”,为校订者据原书目录酌补。按,本书对上古到唐代的文学,基本上按预定分期编印成册,但作为手稿的五代两宋元明部分则合为一编(册),未再坚持预定的分期。

④ “三〇三三”原书作“三〇〇三三”,衍一“〇”,校订者酌改。

⑤ “所谓”原书作“所为”,校订者酌改。

于是在文学中不论散文同韵文,都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姿态,大致说起来散文方面有说理文学与传记文学,韵文方面有《诗经》同《楚辞》。文学到这个时期,一切的文体雏形都已具有,只待后人去推演去变化了。

第三期——汉至隋。自公元前 206 年、民元前 2117 年起,至公元 617 年、民元前 1294 年止,占 823 年。这一个时期文学的特色,一是五言诗的产生与成熟,二是七言诗的萌芽,三是南北朝两派文学之巨流汇合后,而产出辞赋,由此演进而形成六朝之骈俪,四是①文学批评之产生,渐渐把纯文学与杂文学分开,结果末流竟使文学专注意于辞采的雕饰,而忽略了内容。其余如戏曲小说,在这个阶段中,也都有着相当的进展。

第四期——唐。自公元 617 年、民元前 1294 年起,至公元 907 年、民元前 1005 年止,占 289 年。这个时期是中国诗歌黄金时代,一方面是近体的完成,使诗歌的形式达到极其完备的程度,再一方面是内容的扩张,使世间一切的情态都能表现诸诗。不过文体到了极盛,接着也就是渐次衰竭。到了晚唐变无可变,而走进了魔道,于是就有了新兴的文体词,起而代之。

第五期——五代至宋。自公元 907 年、民元前 1005 年起,至公元 1277 年、民元前 635 年止,共约 369②年。这个时期③可以说是词的时代。五代是词的发育时期,北宋是词的成熟时期,南宋为词的衰老时期。在这个阶段中除词以外,小说同戏曲也都进展到一个相当的程度,只等一个相当的时机,就可以开花结实。至于诗同散文,承唐之余风,已有着相当的变化,自然也要把它们略为提一提。

第六期——元。自公元前 1277 年、民元前 635 年起,至西历

① “是”为校订者酌加。

② “369”原书作“1169”。按,从 907 年到 1277 年共计 369 年,原稿竖写的“三”被误看误排为“一一”了,校订者酌改。

③ “时期”原书作“时”,漏排了“期”字,校订者酌加。

1390年、民元前^①522^②年止，共约113年。这是曲的极盛时代，因为曲的发源很早，中间屡经变化，到宋金已达到^③快要完成的境地，不过因为环境的关系，没得登峰造极。到了元代异族入主中华，汉民族多被歧视，一般才智之士不能身登清显，多退居下僚，于是遂^④感慨发愤，从事于曲的创作，而产生出许多历史上不朽的名著。本期除曲外，小说也有相当的成绩。诗词散文多不足观，自应付之阙如。

第七期——明清。自公元1390年、民元前522年起，至公元1912年、民元元年止，共522年。这个时期^⑤乃是小说的时代。由明代之历史小说，同故事演成的小说，进而为作者自身的写照，与现时社会的写真。由平话小说之搜集与刊刻，进而为短篇小说的创作。因为这样的关系，才孕育了民元以后的新文学运动。至于小说以外戏曲也极发达，几可与小说方驾，但因为写剧本的多为文士，而创作又系有目的的缘故，所以多流于雕^⑥雕声色，已不能与元曲之真香真色等量齐观。此谈曲者之所以重元而轻明清也。小说戏曲而外，明之小品文，清之诗词，亦有可取者，不宜一笔抹杀也。

第八期——民国。自公元1912年、民元元年起，至公元1935年、民元二十四年止，共约24年。这一期可以看出旧文学一部分之衰老死亡，而平民文学所用之语体之抬头。中间经过一度长时期辩论争执，终于语体占了优势，而独霸了文坛的^⑦诗词古文同那些装腔

① “民元前”原书误作“公元前”，校订者酌改。

② “522”原书作“523”。按，西历1390年乃民元前522年，下文即作“522”，校订者酌改。

③ 此处原稿衍一“般”字，校订者酌删。

④ “于是”与“遂”连用，语义重复。这是作者的习惯用法，下同不另出校。

⑤ 此处原书衍一“则”字，校订者酌删。

⑥ “雕”疑当作“琢”。

⑦ “的”为校订者酌增。

作势的戏曲、雕琢堆砌的小说,都被摒弃,而不为一般人所称道。新文学运动后,又继之而有新写真主义与写实主义之争,又继^①之而有大众语之争,此均足证明文学之演进,与时代有^②着如何密切的关系。

关于本书分期^③,大体已如上述。作者的目的是使它尽可能的范围去担负起说明文学演变及其所以演变的任务来。同时更盼望读者能触类^④旁通,随时参考,作一种比较深而且详的研究,对于文学史上有着比较有点价值^⑤的作品出现,那么“抛砖引玉”,作者也不算徒劳了。

第二章 上古至夏商的文学^⑥

第一节 对商代以前的散文与诗歌的辨伪

关于中国古代史,过去的学者大抵尊信传闻,于是遂渐渐造成一种极有统系的帝王世系。直至近代才有一部分的学者抱着疑古的精神,用极审慎的态度,来治古史,因之过去一向认为不成问题的,都成为问题了。要根据普通的“无征^⑦不信”的原则,则只有殷商一代的确可信,至于夏则有晋时发现之汲冢书,与史迁之《夏本纪》印证,大抵均无讹误,是夏代虽无其他的实物作为证明,但也比较的可以相信。至夏以前,就成为问题了。据近人陆懋德氏《中国上古史》谓在

① “继”原书误作“断”,校订者酌改。

② “有”原书误作“是”,校订者酌改。

③ “本书分期”原书误作“本期分书”,校订者酌改。

④ 此处原书遗漏了“类”字,校订者酌加。

⑤ 此处原书遗漏了“值”字,校订者酌加。

⑥ 原书此章标题作“上古至夏商”,校订者酌改。

⑦ “征”(“微”)原书误作“微”,校订者酌改。

夏时大概有一度洪水为灾,至究竟在什么时候,已无从证明。既然中原曾为洪水所淹,那么文化自然要受相当的影响。陆氏云:

今洪水时代之文化,除无文字之石器陶器外,虽尚未发现其他实物为证,然若以殷墟、西周之文化为比例,而上推之,即可知洪水时代之文化,当然已至可惊之程度。或当时河南为文化中心,洪水泛滥,全被淹没,尧舜之都山西,即为避洪水之灾,而旧有文化,逐尽^①洪水以去。前所言《尧典》、《禹贡》、《皋陶谟》三篇,当为周末人纪述,而其篇内所载之上古文化亦多含后世色彩。然当时必已有比殷墟时代较简之文字器物及制度则无可疑,惜尚未得确证。(《中国上古史》第五章)

从这种推测看来,这时期一定会有文学的产生,就近代一般研究文学起源论者的说法看来,韵文产生之早于散文,已成定论。玻格达诺夫^②说道:“诗歌开始于人类语言开始之处。”(《无产阶级的诗歌》)又云:“诗歌从那里发生的,它是与语言与思维领有同一的发生。”(《社会意识学》)那么由商代的卜辞看来,夏代以前的散文,一定是极其幼稚的,也许仅仅有着极简单的文字,只备纪事之用,这时的人还不会运用文字来表现自己的思想。但即令^③散文是如此,诗歌也总会有的。其所以没有遗留下来,大概一则因为只流传于一般人的口耳,没有用文字纪载^④下来,二则即间或有纪下来的,也许遭受洪水的淹没,完全都散失了。现在把相传下来的不可信的韵文同散文辨析于后。

现在先看散文。上古散文之流传至今者,就是《尚书》中的《虞书》同《夏书》,但就他们的文字来看,其为后人所作,似乎不成多大

① “逐尽”疑当作“尽逐”。陆懋德氏《中国上古史》尚未找到,暂时无法核对。

② 通译“玻格丹诺夫”(А. А. Богданов),俄苏哲学家、社会学家。

③ “即令”原书误作“即今”,校订和酌改。

④ “纪载”通作“记载”。下同不另出校。

问题。今分别解释于后：

一①、《虞书》——古文《尚书》中之《虞书》之伪作，已不成问题。至于今文《虞书》其《尧典》（包括《舜典》）及《皋陶谟》（包括《益稷》）两篇，它们开端都说“曰若稽古”，很明白的是后人追记的口吻。此外《尧典》之非上古产品，证据很多，举其要者，如《尧典》中之“金作赎刑”，但据考古学者证明，此时期尚为石器时代，何得有钱币之说。（梁启超说）又如“蛮夷猾夏”乃春秋时的成语，而以夏指“中原”，必须夏以后才可。（梁启超说）再如，“宅南交”，“南交”即“象郡”，秦以后始与中原交通。（顾颉刚说）即此几点②，也就可以晓得它产生时代不但不在上古，恐怕还在春秋之后呢。

二、夏书——古文《尚书》之为伪作，已如上述。至今文《尚书》中之《夏书》只有《禹贡》同《甘誓》两篇。《禹贡》之疑点为“厥贡珍，铁，银，镂，𨔵，𨔵”一句中的“铁”“镂”等字，非夏时所能有。（丁文江说）又如“荆及衡阳惟荆州”，其实在春秋时期楚地尚南不过洞庭，所以陆懋德说：

《禹贡》篇及其中之词句，未见为周人所称引，然在西汉③初年已行于世。（《尚书大传》、《史记·夏本纪》均引《禹贡》）盖此篇当为周末秦初间人所述，故其中富有统一天下之思想。在四千年前，民族自由迁徙，部落自由占领，决不会有此划井分疆、四海会同之组织。且当洪水方退，政散民流，劳徠安集，尚恐不暇，亦不能有此任土作贡、别壤成赋之制度。故知《禹贡》一篇……为后人假借先王之名义，以发表自己的思想，虽可作为学术的研究，而不能作为历史的根据。（《中国上古史》第五章）
《禹贡》既不可信，《甘誓》呢？在思想方面虽可代表古代的神权

① “一”原书作“(1)”，校订者酌改。下文序号依次改换，不另出校。

② “点(點)”原书误作“然”，校订者酌改。

③ “汉”原书误作“汗”，校订者酌改。